

“出租孩子”牟利 荒唐父亲被撤销6子女监护权



大儿子刘东礼左上被烟头烫的疤痕

“勉强凑合”，光棍汉终了“娶妻”心愿

进入10月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层林尽染，进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然而，45岁的村民刘明举却没空欣赏这些风景，自从妻子及6个子女先后离开家后，他心里空荡荡的。

在商城县双椿铺镇赵畝村，邻居提起刘明举就直摇头。“这是他自找的，能怪谁呀！对老婆和孩子又是打又是骂的，活该！”一村民愤恨地说。刘明举的家搬了好几次，现在处于一个偏僻的山坡上，只有一处孤零零的水塘相伴。

刘明举习惯对外人说他是个苦孩子，“从

小穷得很，饭都吃不饱”。10多岁时大哥从外面打工回来，让他在村里小学读了半年书。这是他唯一一次受教育的经历。“我不识字，吃过不少亏。”他辗转漯河、郑州、周口、北京、上海等多地打工，干的活很杂。

1996年，他从外地回到家乡。“回村里后代理过几个月的村主任。”刘明举说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风光的时候。然而，他越越不称心。一些村民说，这和他的习性有关，连地都不会种，日子咋能过好？

过了30岁，迟迟不能成家，让他一度非

常焦虑，有些自暴自弃。这时，一个媒人向他介绍了相距不太远的李少菊。她比他小两岁，结过一次婚，但丈夫在工地上出事故去世了。“老实说，我不太愿意，但也没法儿。”刘明举说，如果不是李少菊患有智力障碍，也不一定跟他，“邻村还有个‘光棍’竞争呢，不能等，我就把她领了回来。”

刘明举告诉记者，李少菊基本没啥劳动能力，“洗涮不会，炒菜放盐多咸得没法吃，煮的饭没熟就盛出来了。”俩人只能勉强凑合，10多年过去了，仍未领结婚证。

“为找被人拐走的闺女，生了一堆孩子”

“跟他之前，对他缺乏了解，感觉他是块料，结果上了当了。”在潢川县双柳河镇宴岗村自己娘家，李少菊提起刘明举一脸怨恨。她吐字不太清晰，由于抽风发作，嘴巴和眼睛有点斜。她母亲高福音说：“刘明举要啥没啥，好吃懒做，无业游民，我是反对女儿找他的。”

高福音和老伴李光丛有3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“仨闺女现在都40多岁了，她们之间也就相差两三年，李少菊最小，最娇惯她了。”高福音说，可不幸的是，李少菊幼年患上小儿麻痹症、抽风等疾病，落下智力障碍。

然而，她和老伴的反对并未起多大作用。“三姐和前夫生有一男一女。她又出嫁后，俩孩子跟着爷爷奶奶过。”高福音说，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女儿的第二场婚姻，竟然一连生育了8个孩子，在四乡八村出了名。

刘东礼是刘明举和李少菊生的第一个孩子，2004年11月25日出生。“没多久又生了个姐，我心里特别高兴，算是儿女双全了。”刘明举说，他当初的想法有俩孩子就够了。然而，女儿5个月大时出了意外，“从外面回来，看见爱人和女儿不见了，还以为她回娘家了。”

刘明举焦急地等待了几天后，最终等来了令他万万失望的结果。“上海的民警通过我们乡镇的派出所找到了我，让我去上海领人。原来，她俩被人拐骗了。”他说，老二被抱走后妻子被人扔在了车站，“她才5个月啊！”

“到现在，老二仍像人间蒸发一样，无影无踪。”在刘明举的讲述里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，自己也偏离了“轨道”，“老二被拐对我打击很大，有点破罐子破摔了。”他萌生了“报复”心理，“多生些孩子，再被拐了也不怕，再说孩子多了找老二也力量大。”

4个孩子刚过满月，就被父亲“租”出

就这样，在老二被拐后的短短几年里，刘明举和妻子像“赌气”似的又接连生育了两个孩子。明显超生的做法，遭到了村委会及他岳父母的坚决抵制。

赵畝村村委员会主任陈士强表示：“因为没有结婚证、准生证和出生证明，政府出钱做了亲子鉴定才上了户口。”他表示，刘明举超生也没钱交罚款，“生了老大、老二后，村里安排他妻子上了节育环，但刘明举来家里10多趟骚扰我，甚至还拿着刀威胁，又给取了”。

刘明举的岳父母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。“一般情况下，3个孩子就算多了，他们都生了4个了，咋养得起？不能再生了。”高福音表示，在女儿生下第4个孩子后，她带着女儿去了附近医院上了节育环，然而，过了几个

月后被刘明举发现了，大吵大闹。

“他一来家里就找茬，当着我的面不停地打骂女儿。”高福音说，刘明举出手狠，除用棍子敲打女儿，还会拿铁锨往女儿腿上铲，使女儿的腿上血迹斑斑，至今还留有一些疤痕。“我被逼得没法，就带着女儿又把环取了，他还得看了环才满意，简直不是人。”

从2004年11月25日到2017年2月18日，在漫长而短暂的13年里，刘明举和李少菊先后生育了5男3女一共8个孩子，让乡亲们瞠目结舌。

那么，他们是如何养育子女的呢？刘明举说，老大刘东礼两岁时，经一个亲戚介绍，有人来“租借”孩子。对方是潢川人，表示自己要到城市里做点来钱快的“生意”，身边有小孩

子做掩护好些，愿支付费用。刘明举明白对方意思，并未点破，“其实就是偷东西呗”。

“我的孩子，人家替我养了，本来该给人家付钱才对，反过来还给我钱，多好的事儿！”刘明举说，这样也不用担心孩子再被拐了。于是，一条烟、两箱酒加上年底将付的400块钱，就成了老大一年的“租金”。“就这样，孩子‘干爹’‘干妈’骑着一辆摩托车把孩子带走了。”

有了第一次，附近的“知情人”知道刘明举手里有孩子，就会自动找上门“谈生意”。

老三刘东富、老四刘东有、老五刘东来、老六刘东家，均是刚过满月就被他“租”了出去。年“租金”也跟着行情走，从400元涨到了1000元、2000元、3000元、4000元。



“他老打我，使劲儿地打！”刘东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表情木然而恐惧，眼神里弥漫着怨恨。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，他将左手伸了过来，一个黄豆般大的疤痕清晰可见，“这是爸爸用烟头烫的，很疼。他还用绳子绑我，用铁锨铲我，用各种法儿整我。”

刘东礼年仅13岁，在鄂豫皖交界的一个小村庄，他及5个弟妹的遭遇令人唏嘘。他们的父亲刘明举先后生育8个孩子，除了惯于捆绑、打骂子女，还将其中5个孩子“出租”以掩护行窃，并收取400元~4000元“租金”。乡邻举报后，这起荒唐闹剧才被制止。

一个多月前，商城县乃至信阳首例由村委会申请撤销父母监护权的案件出炉，商城县民政局成为监护人，在原生家庭中备受伤害的6个孩子也开始了新生活。不少人认为，近年发生多起父母伤害子女事件，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来看，这起案件无疑具有震慑和警示意义。

记者 石闯 文/图 发自信阳商城



福利院院长陶志刚领着孩子玩耍

“孩子租出去后，他们过得还好，比家里还强，到现在我也从不后悔！”对于“出租孩子”，刘明举“上了瘾”。他有几亩稻田，但种不好，地也荒了。在13岁的刘东礼印象中，父母基本上不做饭，家里主要靠方便面生活，还有锅巴，“好多年了，一直是这样”。

过些日子，刘明举就会去镇上买几箱方便面和锅巴回来。对于“出租孩子”的时间，刘明举记得倒也清楚，老大“租”了6年，老三4年半，老四6年，老五6年，老六6年，“孩子们一般在6岁左右就被送回来了。”

“‘干妈’去偷东西时，我跟着。”刘东礼说，从记事起，“干爹”“干妈”常带他去不同

的城市转悠。“有一天，‘干妈’被商场里的人逮住了，我哭闹了一阵子，才放了人。”

在靠“出租孩子”补充家用的光景里，刘明举也遇到过“惊心动魄”的事。2016年秋天，警察找上门来，原来，他的一个“租户”秦某犯事被抓了。“办案民警让我来认领东来回去，要不她的‘干爹’就会被认定拐卖儿童，罪就大了。”他说，此事给了他一个警示。

“老六刘东家租出去时间长了，几个春节都没回来。”刘明举说，孩子们一大，“租户”就少了。他说，不过，老七刘东闯（现3岁多），老八刘东财（现1岁多），有人曾出价过万，但他并未“出租”。对此，一些邻居分析，

捆绑教训孩子，称因无人照看

他主要是遭到了警方的严重警告。刘明举说，“出租孩子”这些年，都是“租户”和他联系，他无法联系上这些人，甚至对方名字都叫不上来，送孩子回来时也不给他讲外面的事情。“我只关心孩子有没有伤，别被换了器官就行”。

8月2日中午，为教训孩子，刘明举用布条将5岁的刘东家五花大绑，捆在炎热的木板床上。此举被一个亲戚发现，因担心出事，她拍了一段视频并报警。很快，这段视频在网上疯传，一时舆论哗然。刘明举的解释是无人照看，怕孩子乱跑掉入水塘或井里受伤。

法院依法判决撤销父母监护权

监护人资格。对此，刘明举称，对村委会申请撤销他和妻子的监护人资格没有什么意见，但请求将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自己照看，其余5个孩子同意由法院指定监护人。

记者看到，商城县法院判决书显示，刘明举暴力伤害被监护人，严重损害了被监护人的身心健康；李少菊有智障型精神病，不具有监护能力。刘明举的父亲（母亲已故）和李少菊父母均年事已高，无力帮助照看孩子。因此，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刘明举、李少菊为6个子女的监护人资格，指定商城县民政局为6个孩子的监护人，“本判决为终审判决”。

捆绑视频被曝光后，赵畝村村委会向法院起诉，要求撤销刘明举夫妇对6个子女的

孩子的出路究竟在何方？



儿童福利院成了孩子们的新家

件，从保护未成年人角度，这个案件具有震慑和警示意义。”河南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杨少伟表示，他很关注这个“捆绑孩子”事件。他认为，这显示了家长的愚昧和粗暴，“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，作为未成年人，家长是他们的监护人，但民政部门在监护方面具有兜底责任。对家长不履行监护职责，应追究其法律责任。”

杨少伟表示，从长远看，长期在福利院生活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，还是应回归家庭。他建议，应当继续细化监护人相关制度，比如健全儿童福利院制度，或者儿童父母的监护权被撤销后，按规定允许其他想要孩子的家庭采用“寄养”方式，便于孩子更好地成长。（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）

“剥夺父母监护权，在商城县还是首例。”商城县民政局党组成员、工会主席顾芳楠告诉记者，接到商城县法院的判决书后，他们高度重视并迅速行动。目前，除了老大刘东礼暂住她家外，其他5个孩子都已被送进了商城县儿童福利院。

为更好照料孩子，县政府已拨付10万元专项经费，并安排专人照看。“当初去赵畝村接孩子们时，一岁多的刘东财上身穿着薄棉袄，下身赤裸，令人心酸。”商城县儿童福利院院长陶志刚表示，将5个孩子陆续接到福利院后，他们首先给孩子们做了体检。

“孩子身上很脏，给他们洗了澡，还做了必要治疗。”陶志刚说，现在两个孩子在县实验幼儿园上学，两个孩子在县第六小学，每天上下学有专人接送。“有奶喝，有肉吃，过得很开心，也适应了福利院生活”。记者和他们聊天时，孩子们都表示不愿意回家。

对此，刘明举无可奈何。他去福利院探望过几次，认为孩子和他越来越疏远了。“在老家，几个孩子挤一张床，经常吃不饱饭，可在这里吃得饱、穿得暖、住得也好，他们当然都不愿意回去了。”刘明举尴尬地笑了，不过还是希望把最小的孩子带回去，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。刘明举说，现在妻子也回了娘家，让他很失落，“我不知道将来怎么办”。

“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父母伤害子女事